

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演变动向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蒋芳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可能会呈现出“战略框架相对稳定、短期目标整体下调、思路举措局部调整”的基本演变动向。特朗普政府大概率会延续基本战略框架,并继续将对华战略竞争作为长期战略目标。但其可能会在美国优先与“降本增效”的核心逻辑下,将短期战略目标从“全面遏华”下调为“精准遏华”,并在对华博弈方式、地区盟伴关系、优先布局领域、具体策略手段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局部调整。这些调整可能会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既可能进一步加剧合作方向模糊、合作动力机制扭曲、核心机制平台弱化等问题,也可能为中国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韧性的重建提供一些新的历史机遇。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演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可以多层级区域合作框架建设引领区域经济合作方向,以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模式转型升级,并以重大区域性峰会为契机重塑周边安全环境。

[关键词]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4; 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609(2026)01-0073-17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各成员的共同努力与务实合作下,各类区域贸易安排与多边合作机制平台不断衍生,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为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该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1]。当前,随着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美国虽在地理上属于美洲,但凭借其全球影响力与在亚太的安全同盟体系,成为亚太地区“特殊的域外成员”,并长期作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导者、积极倡导者和制度设计者,在区域合作

[收稿日期]2026-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CGJ005)。

[作者简介]蒋芳菲,女,湖南临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美关系、亚太区域合作、国际信任与合作理论研究。

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2-4]。然而,为了对冲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美国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出台并强化了以对华战略竞争为核心目标的“印太战略”。该战略不仅对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秩序都造成了较大冲击,也深刻改写了地区各国之间的互动逻辑,引发了域内主要成员在发展策略与合作选择等方面的深刻调整^[5-7]。

2025年初,特朗普重掌白宫开启第二任期后,移除了美国国务院官网上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并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8]。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走向及其潜在影响已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的前沿问题之一。鉴于此,本文将尝试研判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动向,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深远影响,进而探索中国引领区域合作韧性重构的有效路径,以期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战略演变及其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多维度的观察窗口,并为中国准确把握周边战略环境变化、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提供决策参考。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的演变动向

鉴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尚未发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印太战略”的未来走向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然而,根据近期国际与地区局势、美国内政外交变化,以及特朗普自第一任期以来所展现的价值理念、利益偏好及外交风格等因素综合判断,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印太战略”可能呈现出“战略框架相对稳定、短期目标整体下调、思路举措局部调整”的基本动向。

(一) 战略框架相对稳定,延续核心目标

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在拜登政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以对华战略竞争为长期核心目标的“印太战略”,并在宏观战略框架上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延续性并非源于特朗普对其前任政策的简单沿袭,而是由多重主观性与结构性因素共同决定的。

其一,尽管“印太战略”的概念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已有酝酿,但其作为美国官方战略框架的确立始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因此相较于彻底摒弃该战略,特朗普可能更倾向于继续将其打造为自己重塑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开启大国竞争新时代的标志性战略之一,并使该战略成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外交遗产^[9-10]。

其二,当前美国两党已围绕“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必要性等关键问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跨党派共识。这一共识甚至已内化为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底层逻辑,具备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并非特朗普个人意志所能轻易逆转。

其三,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为推进“印太战略”、强化地区盟伴体系,已投入大量经济、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些存量投入,包括已签署的防务协议、主导建立的合作机制以及深度嵌入的情报共享网络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沉没成本效应,增强“印太战略”的战略惯性。因此,若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该战略进行颠覆性调整,可能将面临更高昂的代价与更大的阻力。

其四，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政府已耗费大量政治资本与时间精力处理国内经济困境、机构改革、社会分裂以及结束俄乌冲突等棘手问题。特朗普在有限任期内对业已成型的“印太战略”进行颠覆性重构，既不现实也无必要^[11]。因此，在“去拜登化”的表象之下，选择性地继承和完善现有战略框架，是更符合其现实利益的理性选择。

具体而言，“印太战略”框架的较强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核心战略目标的延续性。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9]，到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和日益紧迫的挑战”^[12-13]，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承认中国是“近乎势均力敌的竞争者”^[14]，尽管表述略有差异，但美国对华威胁认知与战略定位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表1）。尤其从2025年美国挑起并升级对华“关税战”^[15]、美国国防部（战争部）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涉华消极言论^[16]、《美国临时国防战略指南》将中国称作“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17]等动向可见，当前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改变削弱中国区域影响力的长期目标，其加强对华经济技术竞争与战略威慑、阻止中国谋求地区主导地位的决心可能不减反增。

二是“印太”叙事框架的延续性。美国对“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构建与推广，主要企图之一便是通过重塑区域认知，来对冲和稀释在传统“亚太”框架下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18]。经过多年经营，如今“印太”不仅已成为美国官方叙事体系中的核心基石，也被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东盟等美国地区盟伴所接受和采纳^[19]。2025年12月，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印太地区已是，并将继续是下个世纪经济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场地”^[14]。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仍然高度重视这一地区，且大概率会继续沿用“印太”这一宏大叙事框架，以统合美国在该地区的各项政策举措，重塑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和话语权^[20]。

表1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及威胁认知变化

执政时期	对华战略定位	对华威胁感知程度	主要参考依据
特朗普 第一任期 (2017— 2021年)	“修正主义国家”； 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长期战略竞争者	高；大幅提升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 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准备、伙伴关系及促进地区网络化》； 特朗普竞选时期和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的多次公开讲话
拜登政府 (2021— 2024年)	最严峻的长期战略竞争 对手； 日益紧迫的挑战； 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 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高；进一步提升	2021年《美国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2022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拜登在七国集团峰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领导人峰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
特朗普 第二任期 (2025年 至今)	唯一步步紧逼的威胁； 近乎势均力敌的竞争者	高；部分领域有所提 升，部分领域略有下 降，整体威胁感知程 度仍相对较高	2025年《美国临时国防战略指导意见》；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特朗普竞选期间和再次上台后的公开讲话； 皮特·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是顶层战略设计的相对稳定性。基于政治遗产导向及现实利益考量,特朗普第二任期也可能会在“去拜登化”的表象下,继承和完善其第一任期构建或认可,并由拜登政府进一步发展的顶层战略设计^[21]。一是预计会继续维持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等双边军事同盟在“印太战略”中的基石地位。二是可能会继续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日韩等关键“小多边”机制,强化其在对华政策协调和安全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实用功能,继续维持美国在地区盟伴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三是可能会延续“印太战略”框架下将对华经济技术竞争与对华战略遏制相结合的政策思路,批判性继承拜登政府在科技、安全等领域设立的部分相关机构或使用的政策工具^[22]。

(二) 短期目标整体下调, 转向“精准遏华”

当前,美国正深陷内外交织的“战略疲态”,这不仅使特朗普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内外阻力急剧攀升,也迫使其对“印太战略”的短期目标进行整体下调。在国内层面,美国经济困境加剧、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愈演愈烈,政府财政负担愈加沉重,机构整改步履维艰,严重削弱了国家资源调动能力,难以支撑其维系全球霸权、开展全面遏华的高昂成本。在国际层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演进,共同侵蚀着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3]。同时,俄乌冲突陷入长期僵局,中东地区冲突持续蔓延,这些都在消耗美国本已捉襟见肘的经济与战略资源^[24]。

因此,尽管特朗普遏华决心未变,但这种遏华决心与战略能力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叠加特朗普面临的4年任期约束,将共同驱使特朗普政府整体下调美国短期战略目标。在全球层面,其或将推进有选择的全球战略收缩,弱化对全球事务的全面主导承诺,聚焦本土安全与核心利益,并将维护西半球主导地位视为战略优先,减少在非核心地区的战略消耗^[14];在地区层面,其或将“印太战略”的短期目标从“全面遏华”调整为“精准遏华”,从“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地位”调整为“阻止中国取得地区或全球主导地位”,将对华战略竞争局限于可控范围^[21]。

然而,上述目标调整不应简单地解读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收缩或美国对华遏制程度与竞争烈度的降低。其本质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印太战略”框架下更为精准的遏华策略再聚焦,具体可从以下四个维度来理解。

一是短视性显著增强。相较于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能会更为看重“印太战略”的短期经济成本与遏华实效,更侧重于在有限任期内打造一份可供炫耀的“成绩单”,积累更加丰厚的政治遗产^[11]。

二是聚焦性明显提升。相较于多领域、全方位布局,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能会更倾向于适当缩小遏华范围,聚焦关键领域,优先在经贸、高技术等他认为更有利于改善美国经济状况、对中国生存和发展影响较大的领域强化对华精准遏制^[21]。

三是内顾性更加凸显^[25]。相较于以经济利益换取盟伴的政治支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倾向于将改善美国经济困境、推动关键产业回流和本土制造振兴,与榨取盟伴资源、强化对华高精尖技术钳制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地区盟伴资源促进美国自身发展。

四是防御性有所增强。相较于维护美国地区霸权地位与长期影响力，特朗普在第二任期更希望通过“印太战略”迅速提升美国的相对硬实力，以维持美国在关键实力上的对华相对优势，维护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防止中国的全面超越。

（三）思路举措局部调整，聚焦“降本增效”

考虑到美国内外困境加剧、短期战略目标下调，以及特朗普在价值理念、利益偏好与外交风格等方面与拜登差异显著等因素，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在“降本增效”的核心逻辑下，局部调整推进“印太战略”的思路和举措。具体而言，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对华博弈方式可能从“争取第三方的间接博弈”转向“直接博弈为主、间接博弈为辅”^[21]。不同于拜登政府以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投资承诺以及舆论战等方式争取域内更多第三方国家支持和配合，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将对华博弈方式与重点转向直接遏制为主、间接博弈为辅。一方面，强化对华直接经济施压与战略遏制，通过重启、扩大或升级对华“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并阶段性开展中美双边谈判，释放模糊善意，诱迫中国达成对美有利的“新交易”，并保留一定的政策回转余地。同时更激进地打“台湾牌”，同时加快在军事领域部署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强化对华技术优势与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大幅减少对“印太”盟伴以及“中间地带”的资源投入、经济援助及投资承诺，甚至加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压榨与政治施压以填补资金缺口，转嫁遏华成本^[26]。这一调整既源于特朗普根深蒂固的“美国优先”和“交易主义”理念，以及不愿让其他地区盟伴继续“占美国便宜”的“受害者”心态，也是特朗普在美国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做出的务实性策略调整。

第二，地区盟伴政策可能从注重“构建和强化广泛的价值观联盟”转向“重塑美国优先的圈层化、交易性盟伴网络”^[27]。不同于拜登政府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构建更加广泛的遏华统一战线，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倾向于对现有“印太”盟伴网络进行精简和“圈层化”重构。一方面，由于实现“精准遏华”仍离不开“印太”关键盟友的支持与配合，因此特朗普政府可能不会完全背弃盟友或选择全方位“退群外交”^[11]。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缩减核心盟伴数量，并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根据自身利益需求与盟伴实力重新对地区盟伴网络进行“圈层化”调整（表2）。例如，对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兼具较高战略价值与较强“付费”能力的关键盟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将其视为需继续拉拢、利诱的“VIP客户”，巩固和强化其战略支点地位，同时反复试探其“付费”能力与合作诚意，诱迫其分担更多遏华成本。对于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实力相对较弱，且对美国非对称性依赖程度相对较高的中小盟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将其视为较具交易价值，但需要不断压榨和敲打的“普通客户”，加大对其单边施压与利益掠夺。对于新西兰、斐济以及部分对华经济依存度较高、战略价值相对有限的东盟国家，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降低资源投入优先级，减少经济承诺，但仍保留必要接触以防止其全面倒向中国。

表2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地区盟伴的“圈层化”调整动向

圈层定位	“交易价值”定位	国家/地区	基本特点	主要策略
核心圈层	最具交易价值的“VIP客户”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	战略价值最高； “付费”能力最强； 对美非对称性依赖较高，交易潜力较大	巩固其关键战略支点地位； 拉拢与利诱为主，胁迫为辅，反复试探其“付费”能力，增强其付费意愿
中间圈层	较具交易价值的“普通客户”	韩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台湾等	战略价值较高； “付费”能力适中； 对美非对称性依赖较高，交易潜力最大	单边施压和敲打为主，尽可能榨取更多利益和资源； 拉拢、利诱与安抚为辅，尽可能稳固和强化交易关系
外围圈层	交易价值较为有限的“边缘客户”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大部分成员国，以及新西兰、斐济等	战略价值适中或较低； “付费”能力适中或较低； 对华经济依赖程度高，或在中美之间较为平衡，交易潜力有限	相对冷落或策略性忽视； 减少资源投入； 视具体情况在可能的领域进行有限度的接触和交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第三，优先布局领域可能从“机制建设、经济脱钩与技术管制”转向“关税施压、战略威慑与关键技术竞争”。不同于拜登政府注重构建排他性多边制度框架，主导地区规则重塑，以“去风险”之名加速美国及其盟伴对华经济脱钩，并通过强化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与投资管控等方式遏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优先在经贸与安全领域重点发力，并对高技术领域的政策举措进行优化调整。一是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向域内多国挑起“关税战”，逼迫各国与美国频繁开展双边经贸谈判，达成新的“不平等交易”，构建以新型“帝国优惠制”为组织原则的防御性贸易集团^[28]。二是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和炒作，并以此为由巩固“印太”军事同盟体系，加速推进美国国防系统改革与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的军事应用，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对华战略威慑^[16]。三是将科技遏华策略从严防技术流失转向“战略性开口”与“选择性围堵”相结合的精准打击模式^[29]。加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与政策支持，限制中国在美国科技、能源等战略性行业的投资，并推行一系列强力去监管和“泛安全化”的政策组合，对华开展更高强度的关键技术竞争^[30-31]。

第四，具体策略手段可能从“全面布局小多边机制”转向“极限施压的单边主义”。不同于拜登政府对小多边机制的高度重视，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倾向于以单边施压与双边谈判，以及反复、极端的交易手法，诱迫“印太”各国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行为。基于对多边机制的一贯功利态度和对承担地区责任的强烈抵触心理，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可能继续选择性减少出席东亚峰会（EAS）、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等区域性多边会议^[32]。即便不彻底摒弃拜登政府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极力弱化该框架在“印太战略”中的作用，或将已达成的部分协议作为诱迫其他成员达成“新交易”的谈判筹码。同时，特朗普政府可能仍有意继续参与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等部分小多边机制合作^[33]。但其可能会从短期成本—收益比的角度对现有“小多边”机制进行重新评估和政策调整，强化或扩建短期经济投入较少、战略收益较高的机制；改建、弱化或搁置短期经济投入较大、战略收益较低的机制^[21]。

三、美国“印太战略”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多维冲击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正式出台“印太战略”以来，该战略以美国霸权逻辑和地缘战略竞争为导向的价值理念，始终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所秉持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理念背道而驰，对中国周边环境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均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对该战略的继承和调整，可能会进一步加速既有亚太区域合作架构与国际分工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或解构，并对传统区域合作范式造成多维冲击，增加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一）合作方向日益模糊

“印太战略”作为美国政治建构的产物，其出台和实施对“亚太”概念造成了显著冲击。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美国“印太”叙事框架不仅重塑了区域认知版图与美国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了区域内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其政策跟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在传统亚太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在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积累的集体身份认同感^[20]。

若美国继续推进“印太战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在发展方向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叙事框架的继承，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对“亚太”的地缘叙事重构，推动域内成员在“印太”叙事下的政策调整，加剧各主要成员对未来区域合作方向的认知紊乱，致使亚太区域主义的发展变得更加迟滞。另一方面，若特朗普第二任期为实现“精准遏华”而进一步强化战略叙事武器化和对华话语威慑，制造和煽动中国与日本、韩国等主要成员之间的分歧与对立，不仅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其他地区成员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选边”压力，也可能扩大各主要成员对“亚太”与“印太”合作的立场分歧，导致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在合作理念、成员构成、涉及范围等方面进一步陷入方向模糊、分歧难消的困境^[34]。

（二）合作动力更加扭曲

自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长期根植于“以美国消费市场驱动东亚生产网络”的嵌套式循环体系，高度依赖美国提供最终消费市场^[35]。这也使得对共同经济利益的追求成为美国和亚太各国参与区域合作的主要动力^[36]。然而，近年来“印太战略”的出台和加速推进打破了亚太地区传统的生产—消费网络，加速了中美经济脱钩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也致使域内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中小国家选边压力持续加大^[7]。在此背景下，不同国家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量已逐渐超过对地区共同经济利益的追求，各主要经济体参与合作的动力已逐渐扭曲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37-39]。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继承和调整，恐将进一步加剧域内成员间合作动力的扭曲，甚至彻底打破美国与域内各国之间的生产—消费循环。其一，特朗普政府通过单方面强势挑起“关税战”，胁迫中、日、韩等主要经济体扩大对美进口并开放本土市场，同时以单边施压等方式逼迫相关国家在关键矿产等领域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打造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双边贸易框架，推动全球产能向美国本土转移。这些经济单边主义行为本身就是对传统国际分工体系的严重冲击和对亚太地区既有生产—

消费链条的直接割裂,导致地区经济合作基础遭受严重破坏,各国经济增长承受巨大压力^[40]。其二,“对等关税”政策直接提高了域内贸易成本与合规风险,阻碍了地区中间品的跨境流动。同时,其针对第三国(如越南、马来西亚)的转口贸易限制措施进一步挤压了企业依托现有亚太供应链进行灵活调整的空间,迫使大量企业进行高成本的生产布局调整,严重破坏了区域生产网络,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三,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增强对华经济施压、技术遏制与战略威慑,可能会急剧增加中美之间的恶性互动与战略博弈激烈程度,进而导致地区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下,地区主要经济体,尤其是日、澳等美国关键地区盟伴可能会在经济发展与安全焦虑之间面临更大的双重压力,甚至因避险动机剧增与特朗普的“负面示范效应”而产生更多自利且短视的投机心态,难以真正为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而保持坚定的合作意愿与充足的合作动力。

(三) 合作机制核心淡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主导构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并积极参与东亚峰会等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加强与亚太主要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主导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太大市场的整合。在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美国主导或参与的这些机制平台也在凝聚合作共识、化解成员分歧,以及确保亚太区域合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并高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宣布退出TPP,并减少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的高层参与,同时缺席美国—东盟峰会及东亚峰会等重要会议;从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构建和强化一系列“小多边”机制,以对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区域影响力;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选择性继承部分“小多边”机制,并再次缺席APEC峰会,搁置和弱化“印太经济框架”,这些动向不仅凸显了美国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功利化态度,也加剧了亚太地区不同合作机制之间的重叠竞争^[36]。

考虑到特朗普对多边区域合作机制的一贯轻视和偏见,其第二任期很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对APEC等传统多边合作平台的支持和参与,继续轻视RCEP、APEC等主要合作平台达成的合作成果,削弱其在区域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并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议题的“泛安全化”。在此背景下,域内主要多边合作机制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区域制度碎片化趋势恐进一步凸显,既定合作议程也可能难以得到有效推进。部分关键合作议题甚至还可能被强行转移至美日印澳等“小多边”机制,或美国主导的双边合作机制下,进而导致地区经济议题安全化、复杂化等风险急剧上升^[41]。

(四) 东盟“中心地位”遭受冲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层次、多框架机制并存的区域合作架构^[42]。东盟在兼顾域内各成员发展诉求与利益差异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凝聚区域合作共识,主导推动“10+3”“10+1”、东亚峰会、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在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中发

挥了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东盟所倡导的“东盟方式”，巧妙地调和了亚太区域合作中弱制度化特征与多边主义导向之间的内在张力，且在较长历史时期内有效维持了域内主要大国间的微妙平衡，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稳步推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43]。

然而，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与实施，不仅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与地缘对抗，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更对“东盟方式”的有效性及其“东盟+”合作架构的稳定性造成了严重冲击^[44]。近年来，出于对地区安全局势的担忧及对自身“中心地位”的维护，东盟对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主导的双多边合作始终保持谨慎且模糊的态度^[45-46]。但随着美国对东盟各国政策分化加大，东盟内部在对美战略定位、经济发展模式、贸易规则适配与供应链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矛盾与分歧持续凸显，东盟成员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分化和复杂^[47-48]。

若特朗普政府继续在“精准遏华”与“降本增效”的核心逻辑下，加大对部分东盟国家的压榨力度，诱迫其增强制度刚性，设置区域供应链的排他性标准，东盟在中美之间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难度可能会明显加大，东盟引领区域政策协调与合作进程的能力和意愿也可能更加受限^[49]。同时，美国对东盟各国采取的差异化关税（图1），还可能进一步拉大东盟不同成员间利益分歧与经济发展差距，致使东盟内部团结遭受更严重的侵蚀^[50]。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部分东盟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对华贸易与投资政策，例如加强对中资项目的审查、在高技术领域配合美国推动的供应链重组要求，或收紧对华产品原产地规则要求等。这不仅可能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带来一定的短期干扰，更可能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撑条件造成长期侵蚀。此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排他性“小多边”机制的发展，也可能进一步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东盟+”合作方式的适应性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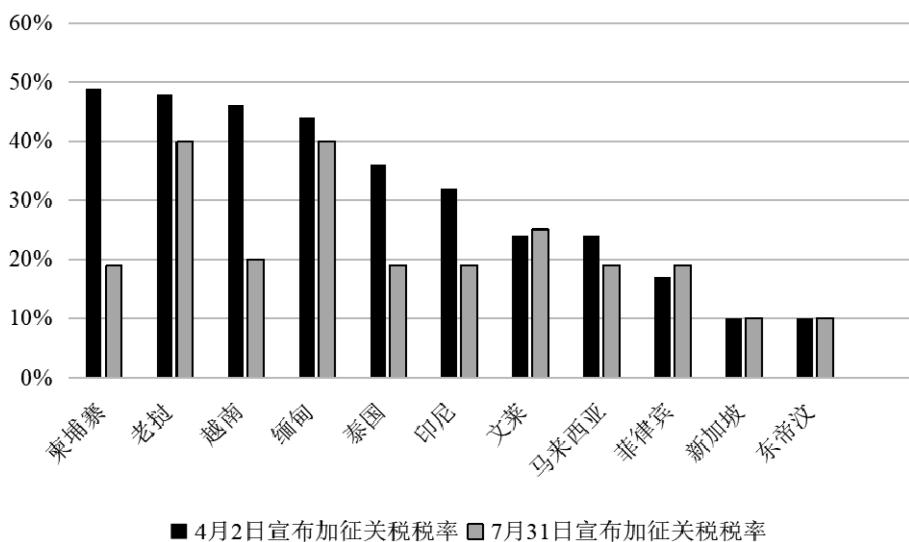


图1 2025年美国对东盟各国加征关税税率对比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白宫总统行政令（2025年4月2日、2025年7月31日）相关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四、中国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

尽管美国“印太战略”的续推可能会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造成更大冲击，但特朗普政府对该战略作出的一系列调整，也充分反映了尽显“战略疲惫”的美国所面临的内外掣肘与战略困境。这也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继承和调整不仅难以彻底封锁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空间，反而可能为中国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韧性重构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其一，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可能会进一步动摇美国全球霸权根基，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从而可能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增强战略互信、凝聚区域合作共识提供新的外部动力。

继对全球多国强势挑起“关税战”后，近期特朗普又以“不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宣布退出近 70 个国际组织^[51]。更有甚者，美军还于 2026 年 1 月 3 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并移送出境，明目张胆地攫取该国的石油资源^[52]。不仅如此，特朗普还宣布将于 2026 年 2 月 1 日开始对丹麦、瑞典、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八国加征关税，并以此为威胁，逼迫各国支持美国“完全购买格陵兰岛”^[53]。特朗普政府这些愈发激进的单边主义行为，不仅充分暴露了其霸权逻辑和强权政治的本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特朗普 2.0 冲击”更普遍、更深层的担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高质量发展应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积极推动 RCEP 等包容性合作机制落地生效，并努力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贡献中国力量。2025 年 4 月以来，面对特朗普政府强势挑起并不断升级对华“关税战”，中国冷静应对，采取了有效的对等反制措施，并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原则与美国展开了经贸谈判，这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权行径提供了正面范例^[54]。

因此，若特朗普政府继续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推进“印太战略”，进一步挑起地缘战略对抗，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引发重大危机或冲突，冲击国际秩序的稳定，或许会有更多“印太”地区成员与美国“离心离德”，甚至主动向中国靠拢，以寻找应对“特朗普 2.0 冲击”、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有效之策。在此背景下，中国有望与周边各国在共同应对潜在危机的过程中，增强战略互信，凝聚更加广泛的区域合作共识。

其二，美国国内政治掣肘与经济困境可能会严重制约特朗普政府为亚太地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经济资源与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和意愿，从而为中国与域内各国重建地区生产—消费循环，重塑区域集体认同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

一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印太战略”的续推严重受制于美国国内治理失序、政治极化加剧的困境。2025 年，特朗普推进联邦机构改革屡屡受阻，美国两党之间的极端对立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创纪录地“停摆”了 43 天^[55]。这些国内政治掣肘严重制约了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政策统筹与协调能力。同时，考虑到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加之其决策团队主要由缺乏政治经验的“服

从者”或“追随者”构成，他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决策很可能在专业性、稳定性与平衡性上存在更多不足，这种局面或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能力与战略执行力^[21]。

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国内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与续推“印太战略”之间形成了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内减税、提高债务上限等措施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赤字，提升美国债务失控风险，从而进一步制约其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特朗普政府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所谓“对等关税”、榨取盟伴经济资源等行为不仅难以真正解决美国经济困境，反而可能导致其深陷“制造业回流受阻—相关产业加速衰退—出口能力继续下降—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美元信用与美国霸权根基不断受损”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削弱美国自身经济实力，以及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经济联系。

因此，随着美国为亚太地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经济资源和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和意愿不断降低，“印太战略”日益沦为榨取“印太”各国利益、缓解美国政治经济困境的工具，或许有更多地区成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过度依赖美国的政治与经济风险，并希望中国成为最终消费市场与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很大程度上，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地区各国携手重建区域生产与消费循环，增强地区战略自主，改变过于依赖域外发达国家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区域集体认同。

其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印太”盟伴政策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可能会对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产生较大冲击，并对其他地区中小国家产生负面示范效应，从而可为中国引领包容性区域合作提供重要契机。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地区盟伴政策调整可能会加剧美国与“印太”地区盟伴之间的利益分歧与信任危机。以“精准遏华”和“降本增效”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本身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将在“美国优先”的霸权逻辑下，诱迫盟伴牺牲更多关键利益，以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特朗普再次上台后，通过挥舞关税大棒，胁迫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多个“印太”盟伴达成了新的对美不平等贸易协议，并诱迫其承担了更大遏华风险与防务成本，致使日、韩等国国内政治动荡加剧。2025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再次发布对“印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的新关税税率，对部分已对美妥协的盟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关税减免，但对部分未达成协议的经济体仍维持了较高税率，引起了印度等盟伴的强烈抗议（图2）^[56]。特朗普政府这些无视地区盟伴主观意愿与利益需求的单边主义行为，以及非平等、差异化的盟伴政策和交易式、胁迫式的策略手段，虽然可能取得一定短期成效，但势必会加速美国与部分盟伴之间的信任流失与信任透支，加剧美国霸权要求与盟伴发展诉求、美国自身利益与地区盟伴共同利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阻碍美国的地区盟伴网络建设，弱化“印太”小多边机制的凝聚力与行动力^[57]。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印太”盟伴的“圈层化”调整，以及对欧盟、加拿大等区域外盟伴的政策转向，可能会加剧部分“印太”中小盟伴对“被美国背叛和抛弃”或“被美国排斥与边缘化”的战略焦虑，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质疑^[58]。这不仅可能对美国盟伴的政策选择产生潜在影响，还可能对“印太”地区其他非美国盟伴形成更强烈的警示效应。随着特朗普政府对APEC等域内多边

合作架构的参与积极性和政策支持力度锐减，并大幅减少对部分盟伴的经济援助与投资承诺，部分东盟成员和美国中小盟伴为了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权益，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在中美之间避免“选边站队”的主观能动性，并更加积极主动地寻求多元化的外交与合作布局。东盟也可能会在维护内部团结与地区“中心地位”等诉求下，更加重视与中国在 APEC、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等机制下的双多边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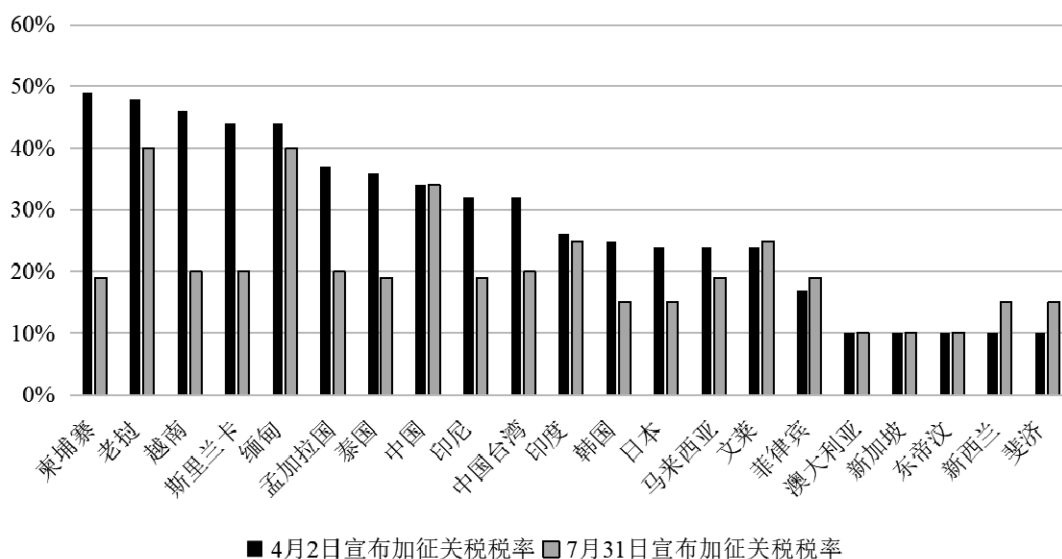


图2 2025年美国对“印太”主要经济体加税税率变化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白宫总统行政令（2025年4月2日、2025年7月31日）相关数据整理绘制而成。

因此，对于深陷战略焦虑的美国盟伴和地区中小国家而言，中国积极倡导平等互利、开放包容、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理念，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东盟+”等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大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等举措，不仅回应了其发展诉求，也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政策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这将有利于中国抵消美国主导的排他性机制对区域合作的负面影响，成为更多地区成员寻求多元化外交与合作布局的重要选择，并使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包容性合作机制获得更广泛的参与和认同。

五、政策建议

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印太战略”给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复杂影响，中国需全面增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实力，主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区域合作模式创新，切实回应区域内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与发展需求，并有效慑止外部安全威胁，积极引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韧性重建^[59]。以下是一些可供参考的具体应对举措。

其一，以多层次区域合作框架建设引领区域经济合作新方向。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体系改革，倡导互惠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合作理念。继续以发展为导向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进一步提升其与 RCEP 与 APEC 等机制的协同性、互补性，引领“亚太”与“印太”区域经济合作融合发展。二是充分利用“东盟+”合作架构以及 RCEP 与 APEC 等既有多边机制平台，进一步提升引领规则制定与议程设置的能力。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数字经济、跨境供应链安全等新兴领域纳入区域重点合作议程，吸纳域内有合作意愿的国家共同参与规则制定与项目落地，激发地区成员的合作动力。三是着力优化以 RCEP 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运行效能。可通过设立常设秘书处、构建专项合作子平台、简化议事决策与海关通关流程，并建立健全更具弹性的利益协调与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切实提升协定的落地效率和便利化水平。此举有助于激励各国企业更充分地利用 RCEP 规则，从而将其稳步打造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支柱与核心机制。

其二，以稳定和重塑区域供应链强化区域经济合作纽带。一是可主动发起“亚太供应链韧性倡议”，与东盟、韩国等合作意愿较强的地区主要经济体建立“供应链早期预警与应急协调机制”，共享关键物资库存、产能和物流信息，共同应对突发性供应链中断风险。二是可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相对中立的中小国家开展新的区域供应链谈判，鼓励中资龙头企业与当地企业组建供应链联盟，通过技术转移、标准共建、合资经营等方式打造“中国—东盟协同制造”的主动融合模式，促进区域供应链的修复和重塑，稳步提升供应链韧性。三是可推动 RCEP 成员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就第三国歧视性关税措施形成共同立场，并探索建立区域供应链风险信息共享与政策协同机制，降低成员国因美国单边贸易政策调整而遭受的损害。此外，还需以双边谈判、规则维权、对等反制、市场替代、团结第三方等政策组合增加特朗普政府肆意挥舞“关税大棒”或施加贸易限制的成本，尽可能减少美国因素对区域供应链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其三，以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转型升级。一是应抓住美国战略内顾、资源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的契机，加速将中国综合国力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区域合作的引领力。为此，需持续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更高水平市场开放，通过举办如“亚太进口博览会”、设立专项区域采购基金等方式，系统性扩大对亚太地区优质商品、服务与先进技术的进口，主动替代美国退出的部分最终消费市场角色，成为增强地区内部互惠性，重构域内“生产—消费”双向互惠链条的稳定器和新引擎。二是系统推动制度型开放与区域合作机制升级。应将高质量实施 RCEP、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与深化国内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培育大型跨境电商基地等战略紧密结合。同时，在数字经济、竞争政策、绿色标准等新兴领域，积极倡导并参与区域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完善，从而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体系化进程中发挥关键的建设性作用。三是坚定支持并维护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通过“中国—东盟+X”等灵活务实模式，积极推动域内小多边合作及跨区域联动。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转型、绿色发展与供应链韧性等新兴议题，持续创新并升级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其四，以重大区域性峰会为契机重塑周边安全环境。一是利用参与 2026 年东亚峰会，举办 2026 年深圳 APEC 峰会等重要契机，主动回应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与发展诉求，推动各方在金融危机应对、公共卫生合作、数字治理、气候变化、跨境犯罪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务实

协作,稳步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与政策协调水平。二是通过共建区域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跨境数字身份互认平台、新能源技术合作网络等具体项目,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更多区域公共产品,此举既能以实际合作增进政治互信,也有助于对冲“印太战略”中“泛安全化”叙事的负面影响,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三是在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继续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沟通,密切关注其国内政治社会动态,有效管控分歧、防范误判。通过主动设置对话议程、开展精准务实的周边外交,妥善处理中美在地区的利益分歧与矛盾点,推动周边环境朝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蒋芳菲. 国家间信任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1.
- [2] GREEN M J.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 since 1783[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1.
- [3] HILLARY C.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J]. Foreign policy, 2011 (189): 56-63.
- [4] 庞中英, 杜海洋. 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2 (1): 122-131.
- [5] 韦宗友.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J]. 当代世界, 2018 (12): 18-22.
- [6] 苏晓晖. 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新动向及对中国周边安全影响[J]. 和平与发展, 2023 (5): 1-25+137.
- [7] 蒋芳菲. 拜登政府“印太经济框架”及其影响[J]. 美国问题研究, 2022 (2): 33-49+279.
- [8] FEAVER P D. How Trump will change the world: the contours and consequences of a second-term foreign policy[EB/OL]. (2024-11-06) [2025-12-3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trump-will-change-the-world>.
- [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2017-12-18) [2025-12-3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 [10]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EB/OL]. (2017-11-10) [2025-04-23].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 [11] 刁大明. 从1.0到2.0: 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J]. 国际安全研究, 2025, 43 (1): 96-114+158.
- [12]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EB/OL]. (2021-03) [2025-12-3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 [13]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EB/OL]. (2022-02) [2025-12-30].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 [1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2025-11) [2025-12-3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15] COLLINSON S. Trump's tariff onslaught against China escalates a battle the US may not be able to win[EB/OL]. (2025-04-09) [2025-12-30]. <https://edition.cnn.com/2025/04/09/politics/china-trump-tariffs-trade-war>.
- [16]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Pete Hegseth at the 2025 Shangri-La Dialogue in Singapore[EB/OL]. (2025-05-31) [2025-12-30].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4202494/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pete-hegseth-at-the-2025-shangri-la-dialogue-in/>.
- [17] HORTON A, NATANSON H. Secret pentagon memo on China, homeland has heritage fingerprints[EB/OL]. (2025-03-29) [2025-12-3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5/03/29/secret-pentagon-memo-hegseth-heritage-foundation-china/>.

- [18] 曾向红, 张少文. 从“亚太”到“印太”: 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下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J]. 当代亚太, 2021(3): 4-38+167.
- [19] 梁靖禹. “印太”概念的建构及其对“印太”战略的约束[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20, 22(2): 26-34.
- [20] 陈积敏.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J]. 和平与发展, 2023(5): 26-51+179.
- [21] 蒋芳菲. 从特朗普1.0到2.0: 美国“印太战略”的历史演变与新动向[J]. 国际经济评论, 2026(1): 97-134+6.
- [22] 马忠法, 辜辰炜. 美国科学与技术政策制定机构及其带来的启示——由特朗普第二任期设立PCAST说起[J]. 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25, 38(4): 103-118.
- [23] 肖河. 2024年全球政治与安全形势[M]//李慎明, 张宇燕.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202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5: 1-27.
- [24] BERLETIC B. US suffers from chronic strategic overreach[EB/OL]. (2023-10-22) [2025-12-30].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310/1300297.shtml>.
- [25] 吴心伯. 特朗普2.0下美国将更“内向”[EB/OL]. (2025-01-07) [2025-12-30]. <https://fdi.fudan.edu.cn/d5/3c/c18965a709948/page.htm>.
- [26] 王缉思, 刘卫东, 胡然.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内政外交前景——王缉思教授专访[J]. 当代美国评论, 2025, 9(1): 1-21+125.
- [27] 姜龙范, 谷思睿. 特朗普2.0政策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J/OL]. 东北亚学刊, 54-72, 147[2026-02-11]. <https://doi.org/10.19498/j.cnki.dbyxk.2025.06.004>.
- [28] 特朗普: 4月2日起对全球展开“对等关税”[EB/OL]. (2025-03-05) [2025-12-30]. https://www.ce.cn/xwzx/gnsz/gdxw/202503/05/t20250305_39310208.shtml.
- [29] 燕赤霞. “高筑墙”变“收费站”: 特朗普政府AI芯片对华出口抽成放行的内外逻辑[EB/OL]. (2025-09-08) [2025-12-30]. <https://fdi.fudan.edu.cn/63/42/c21253a746306/page.htm>.
- [30] ROCHE B. Trump administration plans new curbs on chip exports to China and pressures allies to follow suit[EB/OL]. (2025-02-25) [2025-12-30]. <https://www.export.org.uk/insights/trade-news/trump-administration-plans-new-curbs-on-chip-exports-to-china-and-pressures-allies-to-follow-suit/>.
- [31] 刘典. 英伟达H20解禁: 特朗普“去监管化”与遏华政策的双重转向[EB/OL]. (2025-07-17) [2025-12-3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MzYxOTIwOQ==&mid=2247518775&idx=2&sn=1905243782fb93856767c6553aac5ff&chksm=fcdd95f5aa7c4c27c225514c419ff69fb18a3bb69155b6a3e4cf2364731e5094f07b0741ac6d&scene=27.
- [32] CHEN L. Trump's exit is Xi's cue to take centre stage at APEC[EB/OL]. (2025-10-31) [2025-12-3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trump-skips-apec-chinas-xi-fills-void-with-message-trade-2025-10-31/>.
- [33]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mmary of the fiscal year 2025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EB/OL]. (2024-12) [2025-12-30]. https://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fy25_ndaa_conference_executive_summary.pdf.
- [34] 胡文涛. 特朗普2.0“叙事武器化”的表现、动因及影响[J]. 当代世界, 2025(12): 62-67.
- [35] 沈铭辉. “一带一路”、贸易成本与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视角[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36(2): 1-28.
- [36] 蒋芳菲. “特朗普冲击”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挑战与应对[J]. 经济论坛, 2019(11): 52-58.
- [37] 王玉主. 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冷和平时期的亚太区域合作[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10): 22-39+155.
- [38] 高程.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J]. 国际经济评论, 2014(2): 32-48+5.
- [39] 凌胜利. 二元格局: 左右逢源还是左右为难?——东南亚六国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回应(2012—2017)[J]. 国际政治科学, 2018, 3(4): 54-91.
- [40] 宋国友. 特朗普2.0冲击下, 今年全球经济面临三大关键不确定性[EB/OL]. (2026-01-11) [2025-12-30]. <https://>

- m. 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XXXXXXX.
- [41] 赵磊, 方长平. 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亚太区域合作变局与走向[J]. 东南亚研究, 2024(5): 85-105+156.
- [42] 刘重力.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1-44.
- [43] 张蕴岭.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58.
- [44] 屈婕. 寻求自主: 东盟国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践与挑战探析[J]. 战略决策研究, 2025, 16(1): 47-73+126.
- [45] KUIK C. C. Opening a strategic Pandora's Jar? US-China uncertainties and the three wandering genies in Southeast Asia [EB/OL]. (2018-07-02) [2025-12-30]. <http://www.theasanforum.org/opening-a-strategic-pandoras-jar-us-china-uncertainties-and-the-three-wandering-genies-in-southeast-asia/?dat=>.
- [46] 韦宗友. 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东盟关系挑战[J]. 南洋问题研究, 2019(3): 1-11.
- [47] 刘稚, 安东程. 东盟国家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J]. 国际展望, 2020, 12(3): 114-133+157-158. DOI: 10.13851/j.cnki.gjzw.202003007.
- [48] 檀淑君.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盟内部凝聚力[J]. 东南亚研究, 2024(2): 93-114, 156.
- [49] 翟崑. 特朗普2.0冲击下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发展前景[J]. 当代世界, 2025(2): 16-21.
- [50] 周信. 团结是东盟“中心地位”的基础[EB/OL]. (2021-11-20) [2025-12-30].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5fw4SJWHV>.
- [51] 退出66个国际组织! 美国再启“退群”潮[EB/OL]. (2026-01-08) [2026-01-09]. <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260108/16216832b5a74f2d9a2d79ab2d1cf5a0/c.html>.
- [52] 国际社会谴责美国打击委内瑞拉[EB/OL]. (2026-01-03) [2025-01-09]. <https://www.xinhuanet.com/20260103/6873935560fa45fdb0486790dfe6a14a/c.html>.
- [53] MARTINA M, LANGE J. Trump vows tariffs on eight European nations over Greenland[EB/OL]. (2026-01-18) [2026-01-19].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trump-vows-tariffs-eight-european-nations-over-greenland-2026-01-17/>.
- [54] GAN N, BACON A, LIU J. US and China agree to drastically roll back tariffs in major trade breakthrough[EB/OL]. (2025-05-12) [2025-12-30]. <https://edition.cnn.com/2025/05/12/business/us-china-trade-deal-announcement-intl-hnk>.
- [55] 熊茂伶. 美联邦政府创纪录“停摆”43天 一场以民众为代价的政治拉锯[EB/OL]. (2025-12-03) [2025-12-30]. 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251203/1000200033136201764730140863395323_1.html.
- [56] THE WHITE HOUSE. Further modifying the reciprocal tariff rates[EB/OL]. (2025-07-31) [2025-12-3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7/further-modifying-the-reciprocal-tariff-rates/>.
- [57] US Indo-Pacific allies are unhappy about Trump's defence demands they have comply[EB/OL]. (2025-07-14) [2025-12-3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7/us-indo-pacific-allies-are-unhappy-about-trumps-defence-demands-they-have-comply>.
- [58] HEYDARIAN R J. Brave new world disorder: Asian allies fear Trump abandonment[EB/OL]. (2025-03-14) [2025-12-30].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brave-new-world-disorder-asian-allies-fear-trump-abandonment>.
- [59] 陈小鼎. 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8): 37-55+157.

Evolution of the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the Trump 2.0 Era and Its Impacts on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JIANG Fangfei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rump 2.0 era, the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expected to exhibit an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marked by 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its strategic framework, a downward adjustment of short-term objectives, and partial optimization of its pathways and measures.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likely to critically inherit and further refine the existing strategic framework while maintaining its core long-term strategic goals. However,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America First”, alongside cost-reduction and efficiency-driven imperatives, the focus of the strategy may shift from “comprehensive containment of China” to “targeted containment of China”. In this context, a series of policy adjustments may be implemented, encompassing the U. S. approach to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regional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the prioritization of key areas, and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policy tools. The evolution of the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might exert profound impa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It may exacerbat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ambiguity of cooperative directions, distor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operation, the weakening of core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and platforms, and the erosion of ASEAN’s unity and centrality. Meanwhile, it could create new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assume a leading role in the resilient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could adopt a more proactive role by constructing multi-tiered reg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s, adva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operation models, and reshap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Keywords: Trump 2.0; U. S. “Indo-Pacific Strategy”; Asia-Pacifi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F52; F55; O24

[责任编辑：张 萱]